純常子枝語

純常子枝語卷二

萍鄉文廷式撰

晉之干令升宋之楊誠齋皆好以史事說易經學家所不廢也余嘗謂漢武帝得甘臨之无咎明莊烈得振恆之无功

易釋文序錄有尹濤費元珪兩家而音義中未引一字又費元珪隋書經籍志附蜀才下趙齊安參軍釋文作齊安西參軍隋志誤奪西字

抱朴子崇敬篇云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想宗室公族及貴門當年必當競為儒術撙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

總精六經之正道也用刑篇云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稚川崇信道術而論治如此信乎其不纂也張茂先女史箴本之崔子璋外戚箴而語尤顯切光緒己丑他他喇氏瑾嬪珍嬪入宮時余謂其兄詹事志銳宜書此文教之後攜以入宮　皇太后　皇后見之命再書兩份進　呈仰見　宮闈之間相勵以學相尚以道非明德和惪之所及也

後漢書趙壹傳云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章懷注引鄭注禮記曰司命文昌中星此即世俗所傳南斗注生北斗注死之說文昌之祀皆以司命爲定論展轉譌誤

而以人鬼實之或以爲張仲或以爲文翁均之不足信也鄭注周禮亦云

南宋時士大夫之論有與今日極相合者薛士龍葉石林所言尤中時弊又加汪玉山上高宗疏云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而因循無備之可患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而上下相蒙之可患每讀至此不禁三歎文范懿氏奏云崇甯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高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蠭起而朝廷不知也嗚呼欺罔之端生於亢極而成於昏貪九河將溢豈獨一時之慮乎

先君子嘗論時事以爲中外之異在於立國之本本既不同而徒效法其末必無益也如兵制未精而購槍礮槍礮利而練軍愈弱矣商務未講而設電綫電綫成而商民愈困矣求士甚亟而未嘗教士賦農甚重而未嘗恤農徒區區於文法之煩而未有堅忍沈毅之志外夷有以知吾虛實矣然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先君子言兵事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自古天子守邊及守在四夷指以戰爲守之說故今日不當言海防直當肄海戰耳海戰習而海防自固矣

陳蘭甫師嘗論張皋文之學以爲有所依倚未能自立

而爲年壽夭促而不及輿軒之縝密矣

又云姚姬傳九經說實有家法過望溪遠甚雖學海堂經解不收要自可傳

論章實齋之學云他又別是一樣

聞張楊園從祀　孔廟師不懌曰楊園攻陽明以爲主張良知必至於弑父弑君後明霍氏以食色爲良知之弊則可以弑父弑君攻良知試問陽明之良知果至此乎立說如此而得從祀將來兩廡必有不容之患矣

蘭甫師又云句容陳倬人　立神氣肅穆有儒者氣象新化鄒叔績英邁好論事以舉人會試而挾書數千冊奇

士也又云過高郵與魏默深論詩古微默深云君勿復言余自悔作此書之粗率也至儀徵謁阮太傅拳拳於嶺表之文風年八十餘猶讀書不輟也

師於高郵王氏之學稱其精銳而不喜其好與古人立異嘗舉采蘩詩毛傳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王氏必欲以盛貌釋之夫毛公之小學與爾雅並豈不知僮僮祁祁之可以訓盛蓋言竦敬舒遲而盛自見言盛而竦敬舒遲之度不見耳說詩者不當如是之固也

余少好算學嘗與師論之師云算法大概自不可不知然可止勿再學蓋此事非極精不足以名家然極精則

畢生之精力盡矣此殆見余質鈍無與此事故爲言如此

師又嘗論　本朝廟制以爲與成周大概相同　肇祖原皇帝當周之后稷　太祖　太宗兩代當周之文王世祖　聖祖兩代當周之武王此皆當百世不祧者也合四親廟爲七廟如是則與古制若合符契矣

論明世宗事師云受其國家爲之服三年子職盡矣至於祭祀文告則宜稱先君先帝而不必自稱曰子金修撰禮箋引宋穆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其說最諦當段楙堂明世宗非禮論以爲必稱曰子其說非也余按

皆簡文唐武宗皆用此義然核以經義殷
說似未可厚非姑錄於此俟考禮者許之
師自言考訂聲律之時恆徹夜思之不寐一夕起檢禮
記五聲六律十二宮旋相為宮正義遂有悟入由此入
手於諸書迎刃而解後讀朱子語類亦亟稱此疏為學
樂之要方知朱子事事理會過不可及也
師授予所作琴律譜凡千餘言余問譜何以未成師云
當時於麮賓一律反復考之皆有不合是以中止此間
此書有續成者未知果當師意否耳
師謂廣州音於上下入之清濁皆可辨是其佳處而入
聲獨多一音合平上去入之清濁則為九音要是一病

余云嘉應州音頗合於古如弓宮二字同音之類與廣韻合師曰然唐末士大夫避亂南來者多故中原之正音往往流傳領表也師又云廣州讀蕭肴豪三韻截然有別最合廣韻然豪韻又與魚模混則其病也

師作篆專以瑯邪臺刻石爲法平生臨摹不下一二千通又云瑯邪臺篆法之佳猶意念所及至於石鼓文之妙殆非思慮所到馬定國孫淵如諸人必以爲宇文周物未可遽信

師又言王右軍行艸書多合小學且參用篆籀如我字作㦰則用籀文右字有字起筆作又則用篆體其存六

書本意實較楷法爲多如隹佳二字絕不相混隹必作隹佳必作佳師云右軍書惟某帖說隹爲佳必贗本也擬作一書以明之因藏帖未備而止後以屬徐子遠灝亦竟未成也余按唐李嗣真後書品云遒少加減太過致彈書者亦不可不知

師云轉注之說當從許開生爲得余所爲說存東塾類稿者可備一通未得爲定論也

師云微言大義四字後世必以此壞經學余所撰東塾讀書記於孝經一卷嘗一用之擬即改去此析足避沙蟲之意也廷式言微言大義未遽壞經學近來專好言西漢之學乃適足以壞經學此佛家所謂師子身中

蟲自食師了身中肉者也師曰然

師言王肅解經專擅改字如易乾卦文言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王肅本於上聖人字作愚人葢爲其句之複也不獨於義未安即繋辭之天下何思何慮論語之天何言哉皆上下呼應成文與此相同肅於文理亦未講也

師不喜虞氏易以爲如人欲往東方者不告以東路而示以南路使其由南而西而北而後得東嚮也初非有精意特爲是迂回曲折而已

師云左氏傳極有偏宕之論謂左氏傳所載君子曰有

劉歆竄亂者非攻左氏之詞乃愛左氏之詞也
師云錢辛楣先生職官地理之學不獨前無古人且恐
後無來者其所撰廿二史攷異有引證未備者非有所
罣漏乃不欲過繁以蕪其書也凡著書者當知此意
師嘗言年三十時讀易至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悚然汗
下於是學術一變務求心得不敢蔑棄成說亦不敢輕
徇時趨
師自言作文從陳後山入手波瀾局狹篇幅粗完而已
然雅潔而堅切正未易及蓋師早年好作駢儷故較后
山藻采尤壯也

師言經學有三派墨守一家力攻異說漢儒何邵公之家法也　本朝王西莊之尚書疏陳碩甫之毛詩疏似之宗主前人兼下已意漢儒鄭康成之家法也　本朝孫淵如之尚書義孔顨軒之公羊義似之博采諸家自成編簡漢儒許叔重之家法也　本朝戴東原之禮學王懷祖之小學似之略舉一端可資隅反

師言王陽明之學三數傳之後得劉蕺山黃漳浦諸人撟枉行救禍力如此後世無所用其攻擊矣

余擬撰三代會要薈經學之大成師曰此志甚大然吾嘗欲考春秋時各國人所讀何書所習何學迄今未就

況能綱羅政教甄綜三朝平允遂知難而退然尙思集
眾材成一編以爲後王取法姑誌於此以當息壤
師云 本朝家法在貴貴
余嘗論皮日休之尊孟子以爲有特識師曰他卻爲文
中子所欺文中子實黎邱之鬼也
師終身讀書必端坐藏書五萬卷丹黃幾遍晚年復讀
二十四史加朱點勘至元史未卒業而卒
沈子培刑部曾植遊粤時得數與師相見師亟稱之後
子培爲余言蘭甫先生有所不言無所不知蓋滙乾嘉
以來文儒之總也

師最喜讀注疏嘗云同人中讀注疏者惟鄭小谷[獻甫象州人道光乙未進士]余所不及小谷讀注疏取阮文達校勘記字字錄於書眉此其精力過人又能詳審也

光緒甲午 朝考諸貢士卷中有明引東塾讀書記者閱卷大臣擬籤出翁叔平師云 上案頭方置此書日加披覽可無籤也師殁十餘年而書邀 御覽亦可謂稽古之至榮矣

書禹貢孔疏云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爲武帝博士必當其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今按禹貢傳於地理最陋

恆衛既從傳則曰二水已治浮于濟漯傳則曰濟漯兩水名江漢朝宗于海傳則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九河既道傳則曰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九江孔殷傳則云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如此則何必作傳豈身見圖籍者而空疏至此乎且班孟堅作地理志尚引秦地圖而此傳不一及之其偽固顯然矣沖遠正義云云蓋深譏之也正義又云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

先壯烈公仕宦三十餘年家中不廣一椽一畝恆曰吾仕宦無媿於心以此詒子孫也由嘉應直隸州知州

文宗特旨授惠州府知府閩省鹽法 先壯烈亦惶悚

不知何以蒙　主知也後有自京師來者云全學使慶（後官至大學士諡文恪）任滿回京　召對時問廣東吏治誰最廉能全對曰廣東第一清官惟嘉應州知州文某　上識之未幾而有此授總督葉名琛以其不由己薦也忌之不飭赴惠州任而調署潮州是時潮州北山盜賊麕集近二萬人　先壯烈奉　先君子親禦槍礮二十餘戰而後平之潮人至編爲戲劇以述其事北山賊平而嘉應州戕官之案起先壯烈慷慨請行獲其罪魁事已大定踰年而殉粵匪之難

先壯烈三任嘉應與民親猶骨肉咸豐八年戕官之案

先是州民有從賊者自江南歸凡千餘人頗有刦掠餘黨聚賭甚豪州牧王某貪酷吏也聞之率勇圍逼索賄二萬許以半不得請賭者故慣賊遂反執王某支解之乘勢欲據州城州中紳民急稟督撫求復任　先壯烈督撫問肯此行否需勇幾何　先壯烈曰吾知嘉應民義不從亂請隻身往足了此事即夕遂發時　先君子侍行不半月獲匪首戮之州民安堵如故按行述此案擄民之魁為王亞四徐鳳觀等　先壯烈先往辦案後總督黃宗漢由閩入粵經州時州民乞留署州事總督允其請也

己未正月逆匪石郭宗等擁眾數萬自閩之龍巖永定竄擾大埔　先壯烈聞警率兵駐三河壩拒之賊知官

出謀趨間道襲州城　先壯烈乃急撤兵回城嚴守備賊陷大埔輒出松口來攻於二月初二日合圍　先壯烈率官弁紳民登陴固守賊百計進攻不得其便死者甚衆遊擊潘某以接戰爲名縋城逃走援兵亦竟不至是時　先君子以引　見入都叔父星輝公在廣州而廷式方四齡與兄廷俊時年十七隨　先母在署　先壯烈於諸孫中篤愛廷式初五日圍急或勸詰朝接戰不利即走謁總督乞援時總督黃宗漢駐惠州　先壯烈拔劍叱之曰城亡與亡吾誓死久矣毋多言既而呼　先母告之曰事已亟二兒不在署汝等無必死之理可攜兩孫預謀生計也初

六夜 先母攜廷俊廷式行凡器物貲財悉留備軍需間關危險僅達潮州而城陷之信至矣賊猛攻城凡十五日至二月十六日由地道轟塌西城 先壯烈力守陴亟率兵應敵賊已大至猶麾衆巷戰力竭遇害賊棄尸於江中越四日流二十里至西洋堡觸委員章君嘉樹之舟章君爲先叔母之弟驚視辨識亟命撈起面目如生凡左肩一槍傷右脅下一鎗傷達於腹嗚呼慘矣汗衫遍鈐嘉應州印數十盖預期必死而恐無以辨別也此事喻君作行狀遺之已亥春廷式在京師州人黃公度觀察遵憲爲述之乃得其詳

先壯烈曾任降陽咸豐初暎夷攻城時適賦閒寓城內

司後街與越華書院鄰近總督葉名琛先居城外寶麻街公廨以避礮入居書院有奸人知之用開花礮必指東隅是日寓中礮彈墜落四次有重十九斤者急以絮被濡水覆之幸未炸裂午間 先壯烈據案餐粥適起竟出忽礮彈穿前檐入碎所坐之櫈又穿牆去聲響二人有勸 先祖可移避鄉間者 先壯烈曰吾曾任此土義當死此不他適也蓋忠義素定如此余是時未生

先君暨 先母均暫寓潮州聞於胡氏姑得知大略故謹記之

戊午冬日嘉應州署中白山茶花忽變爲紅同人咸賦

詩　先壯烈詩有云白首何歸今倘在丹心未死又逢生明年二月而遇難箴以爲詩讖也

先君子請兵於總督黃宗漢十六日城陷二十日援兵至城下賊仍用官軍旗幟列城上　先君子欲奮身先入適有知其詐者遂接戰賊衆多大敗又連戰而後勝收復州城獲石郭宗等剖心以祭人謂灑恩復仇不是過也

寶文靖（寶鋆）戊戌朝考列一等　宣宗補未圈出（故事凡館選者　御筆加○分部者加△知縣即用者加、其改主請歸原班及各衙門歸班選用者則不加筆）召見軍機時　宣宗問曰此次滿洲進士竟未有應

館選者穆彰阿對曰寶鋆一等　宣宗復取原單閱之良久曰既未經圈出即其命矣因以主事用後由外班入翰林大考高等故文靖終身諱言大考不諱言庶常云今新續熙朝宰輔錄徑作道光戊戌翰林誤文文忠亦外班宰輔錄但云進士是其例熙朝宰輔錄之誤尚不止此如巴泰康熙三年授國史院大學士七年解任八年復授秘書院大學士而錄漏敘解任一節但書八年改秘書院大學士其後十一年加太子太傅亦失書又莊有恭於乾隆二十九年九月擢刑部尚書暫留江蘇巡撫任三十年正月授協辦大

學士仍暫留巡撫任故　御製詩有近復擢秋卿之句而錄徑書以江蘇巡撫協辦大學士則略去刑部尚書一節不知　本朝未有以巡撫超拜協揆者也略舉一二以正其失後之表大學士者毋恃此書可耳三泰諡文恭錄亦失載又田從典錄稱雍正三年授文華殿大學士按國史列傳從典先於雍正元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錄亦失載餘頗有似此者不復悉記

按亦有國史誤而宰輔錄不誤者魏裔介列傳康熙二年遷吏部尚書三年擢保和殿大學士宰輔錄魏裔介康熙三年以吏部尚書授秘書院大學士九年改保和殿大學士按康熙初年復設內三院九年仍以內三院

爲內閣故李霨杜立德皆以壯年改保和殿大學士對時納改文華殿大學士魏文毅當與之同此當以錄爲正者也

恩文愼之卒也恩承余詢其氏族無知之者志伯愚侍郎問之於麟芝葊協揆久而後復云文愼那拉氏年七十三大學士七十必賜壽文愼以爭鐵路件旨故未賜壽滿洲氏族難知如此後人欲爲錢辛楣之表氏族蓋尤難矣

六科漢給事中題名錄乾隆三十七年趙鉠漢軍繙譯舉人由掌河南道升戸科嘉慶十三年玉慶漢軍繙譯舉人由山東道升戸科繙譯舉人補漢缺科道乾嘉以來

所僅見

雍正間戴錦漢軍監生由開歸道改兵科給事中陳履平河南商邱人監生由廣東道升工科給事中此皆出自

特恩不由恆例者也又閻紘璽宣化人以歲貢仕至工科掌印給事中御史題名記有陳遠璪泰州人以歲貢仕至浙江道御史皆後來所無

乾隆六年漢軍朱倫瀚由湖北驛鹽道改御史升吏科給事中倫瀚康熙壬辰武進士也後仕至副都統姚姬傳文集中有倫瀚墓誌

御史題名錄雍正二年韓楨祥奉天人監生由崖州知

州擢御史徐奉天人轉御史者雍正乾隆間不下十餘人太半不能詳其出身大抵不由科目也凡恩歲貢出身皆可補御史特近日罕見耳王慶雲石渠餘紀云康熙二十年定內三品外督撫子弟及歲貢出身人員不得考選御史

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鄭注云言人兼此氣性純也程子論性兼論氣蓋闇與此合經但言氣而鄭君以性字補之其義甚精正義云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是五行之秀氣也此論性兼論氣而未嘗歧而二之後世截

山梨洲之說亦不出此音義注云言子受氣性純則孝亦兼氣性言

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鄭注一謂誠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戸者注三百三千皆由誠也禮器多與中庸相通朱子注中庸固宜採用鄭義矣

中庸正義云感五行在人爲五常得其清氣備者則爲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爲愚人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多或少此條言氣質之性至爲明塙陸清獻跋經典釋文謂注疏乃程朱所自出此類是也可謂知言矣

有問玉堂爲翰林之稱始於何時余答劉元城語錄云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署蓋出於此元

城又云此四字出李尋傳玉堂者殿名也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曰久汙玉堂之廬英廟嗣位乃撤去及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玉堂二字榜院門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案此亦何所為不遜元城之語未過師古曰玉堂在未央宮又翼奉言文帝時無玉堂則武帝所造也後漢亦有玉堂靈帝紀光和元年七月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注引洛陽宮殿名南宮有玉堂前後殿

左傳襄二十五年正義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此摭寫之始

楊士聰明末人玉堂薈記卷上云昊天上帝人主所尊敬但從來無高擡之例即祖宗等字不過與皇上並擡今上謂與祖宗並列意有未安令章奏遇祖宗字各加高一字誠尊祖敬宗之意至天與上帝至尊無名安用高擡欲尊之而反同於人類褻矣據此則今時章奏試卷等皆有擡寫三格之例自崇禎始也

葉水心習學記言純雜各半余最愛一條云居君子位爲庶人行誠後世通患然師友議論以此自責則可以此教人主責士大夫則不可蓋人主當化小人以有恥不當疑君子以無恥也疑君子以無恥則人才掃地不

可振矣夫疑且不可況彰明較著斥以無恥與天民小人之類乎人才由是不振四維由是不張而交侵之禍亟矣非不幸也

水心又云古人以用材爲難故曰在知人曰弋求曰顧後曰旁招至季世始以材得自用爲難蔡明所謂仲山甫漢蕭張鄧魏近之矣此言沈痛蓋後世人主以爵祿奔走天下士之懷才氣者隱忍以就功名學問道術政治久已異於三代矣其獲尺寸之效者皆勉强以自用耳論世者豈復能以一切責之乎

余謂欲振中國之人才必自廢科目始三代以下與三

代以上立國之本固異然其由本及末使之無一事不異者則科舉之學為之也選舉行而世祿廢科目行而選舉又廢然其弊則皆歸於不得人才謂漢魏之選舉不如周人之世祿漢人不任受也謂唐宋以來之科目不如漢魏之選舉唐人亦不任受也至於積弊之久則或思多設科目或思復用辟除然皆思所以取而不思所以教夫人材必待其自成而後用則無論選舉無論科目要之均是人耳其生而遇漢魏則質之美者自盡孝弟廉讓之節即中人以上亦矯取以成其名其效可以重名節而於國家之大政事大利害不相涉也非無其人

正以任大事得人與者特不關選舉所成就耳科目亦然其生而遇唐宋以來則材之優者能習經史文章之精卽資之魯者亦篤學以通其藝其效可以裨國故而於國家之大政事大利害亦不相涉也且無論用選舉用科目其大患皆在誘天下以利祿而束天下於一途於是萬事俱廢九流並衰而儒家一門獨承其弊國家亦並受其弊千年以來士人所講誦者朝廷所鼓舞者及變法之後退而觀之可笑噱也或曰子言廢科目則何以取士乎余應之曰吾欲廢科目乃正所以存科目耳吾不欲重言取士吾欲專言教士教士不獨使之儒也農事亦教之工事商事亦

敎之兵事亦敎之刑法之事亦敎之且不獨敎以典籍也工匠之事技擊之用醫藥之法操舟御車之宜凡生人所有用者亦並敎之敎之之法廣儲書籍使得通知古今多備器物使得易爲省覽嚴定課程使得不厭寬爲收取使得不忽其條目之細密規模之底蘊則制法者自有成算非一時所能悉數也如此行之十年而大變三十年以後人才足用可以不受外侮次稚人心之變其疾如風此弊既挽將生他弊若何調劑而後協中是在繼守之人而大心與世遞關焉可勿而則耳

魏冰叔日錄雜說云末季官無大小然自宰相至鋪驛

吏猶皆各有所事若學官則自增索贄禮外無一事矣天下之有名無實者莫此爲甚余謂學官既失其職而二百年來士大夫猶知學術者書院師長之力也因其舊法思所變通庶不甚難耳

偶閱熙朝新語輯錄于文襄下詩令稱疾尋卒記蘭甫師所云聞之前輩于文襄之處置實用翟方進故事也此條足以參證惜王定九下不略記其尸諫之事即用前例宜以暴卒書之

星命家子與丑合寅與亥合之類本周禮大師鄭注術數家罕能言其故者惟顧亭林日知錄著之

世傳三命通會極重拱祿而於珞琭子賦得一分三之說遺而不載又古術重納音重胎元近世術數家亦日趨苟簡古說之繁賾難解者太半不傳其不能徵驗必也

薛鳳祚敘天步眞源云七曜紆曲皆作本地北極出地之度本理迴旋皆向本地北極出地之方有形有生皆然而況於人此西學推原星命之極有理致者

左傳昭十七年正義曰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此卽甲與己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之說

寅午戌會火局火生於寅寅木也申子辰會水局水生於申金也獨金生於巳不解其故及讀鹽鐵論論葘篇大夫以此爲鬭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然後知古義如此不必以巳爲土也

皇朝諡法攷閩浙總督蘇昌諡慤勤滿洲名臣傳作恪勤

理藩院尚書新柱諡勤肅按新柱乾隆三十二年授盛京將軍三十三年卒此處當書盛京將軍前理藩院尚書

樞垣紀略滿洲軍機章京題名博清額滿洲鑲黃旗人
乾隆間仕至理藩院尚書謚恭勤鮑子年謚法攷失載
此人

又攷中凡一家祖孫父子兄弟得謚者皆注出以紀盛
事而兩廣總督永保按當書雲貴總督襲伯爵謚恪敏實大學士勒
文襄之弟吏部尚書花沙納謚文定實繼勇公德壯勇
之孫皆未注出

近年以來謚法極鄭重大臣無勳績者多奉　旨毋庸
予謚是也然咸豐同治間爲國殉難者亦往往不得追
謚則似太過乾隆間追謚明末忠藎至二千二百四十

九人乃爲　本朝死難者反靳其謚乎要當予以通謚
斯爲允洽
謚法攷於傅宏烈之官題撫蠻滅寇大將軍　國史列
傳無大字恭讀乾隆四十五年　命以傅宏烈入祀賢
良祠　諭旨亦稱　聖祖授爲撫蠻滅寇大將軍則謚
法攷非誤衍大字
周官牧師中春通淫注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
于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疏云彼注不同鄭君兩解也禮
記月令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注云凡此車馬
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

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命太尉注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命大史釁龜筴注云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正義曰鄭之此注與周禮不同又按周禮大卜注亦云月令秦世之書又正義引鄭目錄云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曰禮記言周公所作按月令竊取四代之制以爲一王之法此眞呂不韋陰謀篡亂之書也鄭君恐人誤信故注而闢之又著之於目錄又著之於周禮注而近人盧召弓孫淵如猶用蔣恭蔡邕之言以

爲周世所造此正康成所斥爲俗人者也俞理初癸巳類稿月令非周書論一篇可謂助我張目者矣

又鄭注屢稱今月令按正義言今月令之本是也又云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按此疏與鄭目錄正相違反不可從鄭君生東漢末其傳寫本必有不同故據新本以校舊本耳

周官薙氏注云鄭司農云或爲拺拺讀爲㪛雨之拺玄謂今天問拺號作薙是楚辭亦有兩本矣豈復有先出後出之分歟徐鼒讀書雜釋云按鄭注引今月令十七條與呂覽高注俱不合蔡邕以爲今月令即明堂月令梁玉

繩謂今月令乃漢時太史所上月歷皆非也月令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鄭注云今月令無罘翳爲弋太平御覽引蔡氏章句云掩飛禽曰畢繳矢曰弋是蔡正用今月令

禮器或素或青鄭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是鄭意以禮器爲秦二世後書也

祭義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注黔首謂民也正義曰案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此記作在周末秦初故稱黔首此孔子言非當秦世以爲黔首錄記之人在後變改之

左傳昭二十五年正義曰六國之時始有單騎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漢世書耳經典無騎字也

周禮秋官行夫焉使則介之注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玄謂夷發聲釋文焉劉音夷據此則老子信不足焉有不信亦當讀爲夷論語焉不如丘之好學焉字亦發聲也禮記三年問焉使倍之釋文焉猶然也一云發聲也按一云發聲則當讀爲夷字王伯申經傳釋詞釋焉字甚詳而發聲之訓恰未之及是其疏也

經傳釋詞云爲猶謂也予於莊子又得一證莊子天運

篇子貢曰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明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以謂即以爲也宋人多用以謂字蓋本諸此

徐仲虎建寅西遊雜記云泰西語言文字雖同用二十六字母而各國亦稍有增減且並法用法大有不同言語即因而歧異其用兵也如法之於日耳曼列邦普之於法郎西俄之於土耳其雖破其國易其君而卒不能撫有其地非不欲也勢不能也不能者何實由於語言文字之不同如朝發一言而民莫之解夕出一令而民莫之識何以治其國故英吉利之於印度必擇本國世

家子弟自幼遣往印度習其方言學成官之又選印度子弟之聰穎者教以英之語言文字學成用爲書吏欲其浸灌融洽而英之法令始可漸行乃肆其鯨吞蠶食也哉　朝定鼎三百年滿員廢事雖不廢國書然卒不能合天下之人皆用之亦以國書無象形等類故也若欲通萬國大一統者惟倉聖所造之字能之余謂此以象形爲可通行是也蓋作字則人有不識若畫一牛畫一馬則萬國皆知其爲牛馬象形者繪畫之類也然六書之事象形祇其一端若指事會意則必有不同之事不可通之意諧聲則必有不可合之聲非萬有不齊不

足以見宇宙之大中國之文字至繁難學之者必積十餘年之功故稍下之資其精神即不能旁及然而所存古學為多列國文字簡易民有餘力以攻技藝故其國勢易强然而無紆徐重固之心不足以持久如論大一統之治當整齊其教法因民而不必强民五大洲數十萬萬人可使其盡知孝弟而文字語言及一切風氣取舍原不必其同出一轍也各國傳教之法亦欲以用度待我也其計至陰險而其術則失之愚

日本改制之後始欲廢漢字繼則欲限漢字其意蓋知中國文字之有用而特苦其繁難也余謂博雅之士通

知古今何憚文字之繁若俗備陋生則不限之而彼亦自限矣惟將來譯音必設一整齊之法如中國某音未備則以某字讀如其音或定用某某字二合三合至各直省音讀之乖異者亦遣輶軒使者漸變使可畫一亦有裨實政之大端也

希臘志略云周穆王時腓尼基人已駕舟赴遠方經商有以字母聯成之文又云腓人殫心勵學習得諸般技藝或國人自究察出或由東方與南方諸國學來竊疑西人字母之學仍得之於印度故其名物之稱頗有相同者印度稱中國為支那今西洋各國皆用之又佛經稱橙柑之屬為阿練西洋語亦然

又言語與同乃天地自然之氣希臘志略云當往古無書史記事之先裏海東葱嶺西有一原族實希族意族並歐洲他族及北印度人生生之本源是諸族中器物稱名大率相若可知方言同即同爲一族人余謂族類之分在言語而言語之存在文字故有文字相通即保國聯民之要道也故不可無繙譯者所以知列國之情不可使盡通繙譯者所以固吾民之志

高僧傳卷六釋道融傳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羅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

彝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按婆羅門教遲來中國僅見於此惜其書不傳隋書經籍志小學類有婆羅門書一卷歷數家有婆羅門算法三卷婆羅門陰陽算歷一卷婆羅門算經三卷天文家有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捨仙人所說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婆羅門天文一卷醫方類有婆羅門諸仙藥方二十卷婆羅門藥方五卷又五行家有竭伽仙人占夢書一卷亦婆羅門書也今北印度亞格喇城內有答闌城英吉利人以爲婆羅門舊都云

十誦律卷十四佛遺婆羅門王阿耆達說偈云一切天

中祠供養火爲最婆羅門書中薩毗帝爲最（卷二十六同惟一切天中祠作若在天祠中又薩毗作薩鞞）此婆羅門之大旨又卷二十六云有諸天祀象走所極馬走所極鳥飛所極閃摩裟羅薩祀尼羅伽羅祀天祠中非天祠中分陀利華以彼中祠天祠肉不淨沙門釋子不應噉此即所謂一切天祠也大智度論卷五十六云昔摩伽陀國中有婆羅門名摩伽姓憍尸迦有福德大智慧知友三十三人共修福德命終皆生須彌山頂第二天上摩伽婆羅門爲天主三十二人爲輔臣以此三十三人故名爲三十三天謝喚其本姓故言憍尸迦或言天主或言千眼等案此知婆

羅門教即天主教又卷七十云有人言天主即是世界始造作吉凶禍福天地萬物此法滅時天還攝取此天主教之要說西洋各國至今行之

抱朴子至理篇曰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气以生者也論仙篇云外國作水精椀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皆合於化學之理化學起於黃白家西人之言亦如是又

抱朴子論仙對俗諸篇極言世之有仙此亦據論觀日本人所識木乃伊木乃伊已見輟耕錄日本四艸考中道之尤詳乃死而形不朽者則無知之骨幹尚能存之千年而況形神合鍊

者哉朱子詩云我欲往從之飛昇諒非難祇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此言得之耳

化學之理以爲人死之故由於血管之小不能化生新血而血管漸小之故則由於食物中所含土質漸漸雜糅若能使血管千古如一則千古不死也然則煉丹者必能滌除渣滓使之融釋則無傷其外者固當無死法非謬說也

眞誥協昌期第二云人臥靈宇當令潔盛（注大盛是淨義）字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按故氣二字甚精今西人亦主換氣之說是養生家之舊旨也列子曰天積氣耳亡

處亡氣入脈停呼吸終日在天中此抱朴子眞誥之所本

晉書劉超傳曰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郵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按此即宋人手實之法是東晉時家產皆有稅也

唐德宗時趙贊請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等價每間出錢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匿一

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除陌法公私貿易一貫舊算二十加等算爲五十給與他物或兩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買賣隨署記翌日合算之有交易了用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奪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十千取其家資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私所入曾不得半怨讟囂然至興元元年正月放罷出唐食貨志及近事會元

案此等法外苛現行之兵事起乏之用則人人請行之晉唐不足怪然能衞民能富民外苛略有其本若上下之

情不通無事而恣意搜括半以供濫支半以肥猾吏則不知愛民之甚者矣

周官小司徒須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鄭注云物家中之財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簿疏云漢承周後四時入其數今時目役簿皆在於冬延式案依此而言則周漢以來凡民家之財產在官皆有簿籍至唐初猶然然特爲役法而設非如東晉之刷有課輸也

北史蘇威傳云初威父綽在魏爲征稅法頗稱爲重既

而歎曰所爲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戚聞其言至是姦滅賦役隋文從之余謂若能張弛隨時斯得理財之善經矣

張湛注列子序云列子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今案虛度所注尤精佛理略錄數事以備晉人談禪之一家如云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此即佛家即色即空義也按列子云有形者生於無形與老子有生於無義同而注云謂之生者則不無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是明與列子相反又云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此佛

家聞其自育之義也按列子引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而言所生人言列生是也說法雖者吾也之說實與而蘄之旨又云人之神氣與眾生不殊近佛家佛與眾生不別之說也又云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臭味不賴鼻口此佛家一心處處能攝之說也又云因心以測心借智以大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則大道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此佛家言語道斷相行處滅之說也又孔子博學多識注云示現博學多識耳此佛家三乘十二部無非權教之說也推其所言多資般若大抵求深於列子衆涉於玄門晉人說經倘多此弊處度

以注道家何爲善用所長明釋德淸之注莊老說理尤實而推詞遂此多矣

溫公潛虛好言神實非易理且所言亦多未諦虛之五日萬物之神出天入塵天既言神則何出何入乎蘊之七日龍蛇之蟄以存神也易大傳言存身則可言存神則何待於蟄乎又多采老子之說柔之三日齒剛必缺久存者舌柔之初日藏心於虛非有非無貿之二日三十輻共一轂乘用道家溫公學術人品本在於是至於體之二日謂祖無知謂人可欺謂祭何爲解日謂祭何爲心傲忽也人之二日政令苛細遺大得細上勞下敝

辨曰上殺下殺不知要也此則專就當時時事立言微嫌近於淺露邵康節謂君實九分人非不滿於溫公蓋實以溫公言理有明而未融之處耳

國史覺羅武默納傳載康熙十六年春 命訪長白山事其時新建曹家甲偕行其說載地理原本說續編幼時曾得見其書惜不復記憶

陳京卿師東塾文集喪服說云喪服之大限三期也功也總也其三年者期之加隆焉者也其大功小功者功之分焉者也上治下治皆至三而止旁治則有大功有小功至四而止也其間參差不齊者有一二焉昆弟之曾

孫無服而族曾祖父有服族祖父有服而從昆弟之孫無服故學者疑焉余竊推求禮意而知族曾祖父不可無服其有服者以曾祖齊衰而非緦故也從父昆弟之孫不可有服其無服者以昆弟之曾孫無服故也猶式案鄭君注以族祖父有服推高祖有服固與經意稍異京卿師用程易疇說而以曾祖曾孫推之恐亦未盡經意也小功章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緦麻三月章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異姓有此名則從重服之同姓有父名得不重而服之乎族曾祖父不可不制服其制緦服者以名服也族祖父無報服則

或可以見弟之曾孫無服比例得之耳
宋元學案卷九十一於安默庵隱君僅寥寥數行蓋未見默庵集也余案默庵集記齋云予少與白霽烏君叔備友講論從容無間不相從也歲丁亥叔備始從容城劉先生受學凡所授精微之言某亦得與聞其一二由是始慨然有志于正學而不迷于所向者皆自先生之啓發之也自此益相親厚每一來所聞必益超絕益欲相率同門以卒此業者于今七年矣不幸未能得遂叔備南去熒熒獨立猶惰無成而先生亦既謝世勉力大業之志卒不能少遂也此其私淑靜修之始末也又有

祭劉先生文云矧惟先生至誠樂育憐某之愚欲淑教之謂我嘗來政此開適斯言在耳耿耿如存則默庵之於靜修非惟私淑且適當聞矣其與叔父書云某自少開汎翁先生道學之爲即心悅而誠服之慨然有求道之志汎翁亦靜修別號歟

俞理初癸巳類稿輯韓文靖遺事甚詳稱爲賢者余案元王惲題韓文靖東鄰圖詩云熙載南朝亦佳臣（按文靖終身末嘗作相此句稍誤）後來狂飈欲全身比數乞食歌姬院坐閱棋秤似可入此詩深得文靖之意與理初說合

宋孫甫唐史論斷曰李鄴辭平章傳史謂鄴出入顯重

素不以公輔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又曰鄙恥爲宦者所薦不顧宰相之貴以全民節此眞能知古人之心也韓熙載之處亂世李鄘之重出處可以爲鑑也

愼子法家之書也然其威德篇云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此御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夫子固有取爾也老子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則非立法之本源而後世行科舉者實師其意矣

國無法必亂此不待智者而知之者也然行一時之法

有一世之法有一定之法有不定之法求行法之君與守法之臣千載而不一遇遇之則用儒術亦治用道術亦治而法者特其跡耳管子愼子皆言法而皆重因夫既因天下以治天下則無一定之法可知矣徒欲君自任而弱事又惡忠臣以為害國使賢君如此猶不足以致治使不肖之君信之有不為秦二世者哉

行法以互相稽察為主立法以與時消息為主然而國家之弊不可勝知孔子曰民無信不立能信則立法與行法思過半矣

焦里堂易餘籥錄卷十一云管子任法篇云所謂仁義禮

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所以一民者也周書曰國法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故曰法者不可恆也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爲天下大儀也按易傳制而用之謂之法管子言法不可恆正制而用之之義也管子八十六篇列道家不列法家以其言法殊乎申商之所言法也按里堂此條善讀管子且深得立法之本意是通儒之論也

余於丙戌丁亥閒與志伯愚侍讀檢翰林院存書殘缺奇零百不存一卷面皆書某人進本則當時併未發還

也宋元舊集所存略多然每卷中多有拈鐵硃字或書全篇刪去或書某句至某句刪去或書某字改某字如虜字改敝字之類大抵違礙字句居多然有不甚違礙者亦頗被刪改恐之不得其故後世校書者毋輒以明人刻本為誤可也

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咸黜不端正義曰諸本咸或作減傳咸為七經詩其傳詩有此句傳詩集左傳詩也王羲之寫亦作減按當時重羲之字如此且以定經本矣

檀弓有仲梁子說明六國以後書也故其文體意義亦頗有與莊列相類者如季武子寢疾一節或以曾點倚

門年歲方少爲不足據不知此記者之屈詞卽不說齊衰之嬌固亦設名也鄭注云嬌固能守禮不畏之嬌失俗也明以矯釋嬌正義引熊氏云或有人嬌武子固陋淺得鄭意不然則世本當有嬌氏鄭必言嬌固之所出矣孟子書中王良與嬖奚乘王良亦當是設名經典名設名最多讀者往往誤矣

庶氏之母庶氏猶後世言某姓也鄭注以爲姓庶氏恐非周官司儀云土揖庶姓春秋隱十有一年左氏傳薛庶姓也禮記大傳庶姓別于上皆謂衆姓爲庶姓

禮器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與猶以也故鄭以用年之豐凶釋之

左傳莊十二年正義曰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卜國爲右與此不同者禮記後人所錄聞於所聞之口未必實也案傳云公子偃先犯宋師公從而大敗之則本非交戰必如記言則是魯師敗績安得稱公敗宋師於乘丘傳記不同固當記文妄耳廷式案近人夏炘撰檀弓辨誣以爲專誣孔門要不盡然特其傳聞多不足據耳

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釋文云涯本又作崖按郭注大宗師云我生有崖則作崖者正是郭本

稱楊姓爲木易不通小學之說也然眞誥離合楊字云

假息盛水玩𤥭周書乃正借用易字梁時已有此等語

不必蠡以六書繩之南北史中以姓柎謝名亦往往如此

與諸甄命授第二方諸青童君語第二條西城王君告以

下十餘則並襲取四十二章經朱子語類黃伯思東觀

餘論並已論及其實此書所錄皆出自楊羲許穆猶後

世乩筆之類真白特據而錄之耳真白亟稱四十二章經非未見其書者

太清神鑑卷三死生論云古之至人以生爲勞佚此字有誤

以死爲休息是以知來去非我而可以生可以死也將

獨立乎萬物之上斡旋乾坤于太虛之中何得死生而

相邪此鄭之神巫見𡨴人子始以其子不可復治終則

求死而老也徒下愚而不知道汩沒世事認已爲有認物爲我以生爲可悅以死爲可惡內焉所藏于心思慮縈縈妄意一生而日乃變使人得以相之故神昏者死神亂者死神浮者死神離者死以此言談動止俱失當不過數句而死矣須臾（疑當作更）看淺深而斷然不可拘也（此句亦有誤）嗚呼死生亦大矣世之迷者改頭換面而沈溺苦海不知究也胡不斷所（疑作字之誤）寂滅觀相識本來面目一證人事如曰不然未免流轉死生之途而受苦惱也案此條譜讀名理非後世術數家所能到而其歸宿則般若之行也此書錄成和子統論言人有從修行中

來有從神祇精靈中來之類亦釋家輪迴之說其序云特離林屋洞下山疑本釋子之書矣論神篇亦引白眼釋師說夢有五境

又案此講所引古相書頗多略錄於後以資攷證

人倫風鑑

洞元經

千字文

玉管照神卷四五又引玉管照神局注

陳摶先生袖裏金按此引陳摶說則著書者并不託之王朴矣

成和子統論

金書寶印上下篇

元靈寶文

觀妙經

瑋琳洞中祕密經

郭林宗觀人八法

名賢相法五總龜

月波洞中記

又卷五論眼部引董正曰眼頭如眼尾開合含異光者

神仙之相非凡相也不知採自何書藝文類聚卷九十

五引董正別傳未知卽此人否

荒翠史之言曰降鼻柱齒頰䐡頤逹頸膊兩手指甲下

及腿膝足遍體酥軟如在太虛中陽氣一道自湧泉發起穿腿膝由前陰蹻穴起又一氣自尾閭穴起前後一齊上升至泥丸交接旋轉撼動良久下重樓入中黄用溫養功夫倏而神光透簾幕一鈎新月挂在西南沿影透露眉間是初三月出庚之象也須藥漸至滿足口津滴滴降下皆成玉液結而為丹此後河車不停始猶用意久則自然初則數日一丹次則二三日一丹次則一日一丹次則一日之間再至無數矣來時口中如彈子大者極佳極甜涼以意逆入中宮此非初起手之玄關乃天地之正中也結丹於此所謂移鑪換鼎也溫養須

以神顧之久之則落下皆成黍米大蓋此物乃所還之
精補腦之餘因氣而化成者也自此神鼎增輝內觀五
臟皮膚潤澤骨體堅實此玉液還丹之候切莫誤認了
當若放下工夫驕心一萌前功盡棄矣即尋死時必要
猛用精進火候到來眉睫閒現出一輪明月光滿印堂
之上大靜七日或十四日不省人事須提防野戰不可
縱念他適若少縱則鼻流玉柱而坐化矣一念要起則
陰蹻飛騰鬚身灰燼矣切宜虛極靜篤倏見一輪紅日
升起入於月中與月相並真鉛真汞投結一處打成一
片日月合璧之妙也自湧泉穴起熱气一道穿過膝腿

刺痛而上有三日之久勿認作病俟此气衝到中宫隱取眉心日月一吸吞入腹中上下二氣一交会于中宫三華聚一金木门併嬰姹相見夫婦留戀仰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也此氣一交之後又由尾閭上泥丸補腦腦有九孔竅竅完固其錯来之餘流入絳宫化爲金液至中宫而止將前玉液之丹一點皆化結成金丹之粒小如黍米懸在中宫自然金絲萬道祥雰籠罩五色玲瓏百關透徹周天火足遍身燒灼如通天徹地之紅乃乾坤交媾之妙自此金丹歸體嬰兒兆孕計此日至十月滿足不可一刻離遲養功夫到得嬰兒成象瓜熟

蒂落即移入泥丸溫養此脫胎換鼎神仙不傳之秘訣也凡行火之際丹熟火發不可耐屑心有一黑球真水收入頂門其熱悶退功足方調神出竅忽頂門如斧劈痛不可忍自一日至三日內一聲震響則大開矣此前後十餘日內切忌大風雨時勿出門行路飢餓勿失時擇得天樞黃道大吉日合三奇吉門天晴氣朗萬里無雲之日運吾身心出紅雲肝出青雲脾出黃雲肺出白雲腎出黑雲結一華蓋托定與見昇起離軀三丈勿得驚怖若見各種景象不可理他此丹之餘气化成引誘也若現出金光一輪急運真神到光前一寸三分提

神一聚其光隨人中宮丹局而斂以後須習一步二步切宜照顧房舍百步千步以至千里萬里亦然至三年嬰兒老成始可自如更有還虛一著入名山洞府面壁九年也

禮運三五而盈三五而闕鄭注云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人稟五行之秀氣而與地爲近正義以爲略於天德而詳於地德是也月乃地之所生故參同契言修煉之術必依於弦望晦朔自是古義

蒙古文繙譯今時已尠有精通者同治甲戌考蒙古繙

譯中書有寶吾石者倩人代考代者曰必得第一以徼命蒞應試者共十九人皆倩此人譯而傳鈔也既受吾石重賄則以誤譯者予十八人而自譯不誤者既投卷而閱卷大臣三人舉不識蒙文則互相核對以同者爲不誤以異者爲誤吏部咨文至遂應取十八名而寶吾石所倩代者竟不取盛伯希祭酒云

蒙古文字與語言略有差別與清文不同問於習繙譯者而知之

周禮秋官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注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椁之屬釋文雷劉音誄沈云當爲礧盧對反椁芳孚反下文作桴

劉云皆謂守禦亦誤　疏云皆謂守城禦捍之具按陸賈皆未言其制當更詳之

左傳定八年正義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當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當一

李廷仲黃貲夫毛詩集解卷十三木艸曰據古升上徑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則升小於斜

純常子枝語卷二